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針對重要名詞加以界定，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提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變遷與多元文化的發展，單親家庭的結構已成爲新興家庭類型中的常態，而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也反映出當代社會對單親議題的重視與關心，因此本節將分爲五點來闡釋研究者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緣起

家庭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人類生下來所接觸的第一個團體，無論社會如何改變，家庭仍是個人成長生活的重要場所，也是模塑社會成員思想、人格、情感等各方面之初級單位。但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面臨不同的轉變，單親家庭也因應著變遷，成爲現代社會現實存在的一種家庭型態。

然而，在離婚率及分居情形日益增加的情形下，有愈來愈多的青少年是在單親家庭的環境中長大，而單親與雙親家庭子女在身心發展與適應上的差異，也逐漸受到關切，但是過去的研究多由家庭的橫面切入，探討家庭結構間的變異性，或檢視單親家庭所面對的問題及需求，多數研究集中在「問題取向」，探討單親的家庭結構與孩子偏差行爲的影響，缺少對離婚單親家庭的長期單親適應過程作一積極深入的瞭解。

因此目前已經有許多國內外的文獻從優勢的觀點與單親家庭工作，包括：困境中的自我成長、管教態度的一致性、原生家庭的支持與資源、經濟自主權等（Ford-Gilboe，2000；Jung，1996；Kesner & McKenry，2001；郭靜晃、吳幸玲，2003；謝美娥，1997），他們相信不管遭遇的問題是什麼，單親家庭都有它的優勢去改善其生活品質，透過夥伴關係，從單親家庭所處的環境與既有的資源出發，鼓勵單親家庭主動參與決策與服務，並與工作者一起覺察及辨識出他們

的優勢，能適時地運用單親家庭的優勢與資源來解決問題。

而國內也出現多篇以單親家庭為主題的相關研究，顯示同樣有許多學者極為關切單親家庭子女獨特的心理發展狀態以及單親家庭子女的社會福利服務狀態（陳宏宓，2007；郭玲芳，2006；傅玉琴，2004；傅莉琳，2007；張碧華，2004；潘佳韻，2007），以便能有效地連結家庭系統外的各項資源，包括：擴展家庭、學校、福利資源等，進而提升單親家庭子女因應各項挑戰的能力。

從一些文獻資料中可得知，父母對子女的成長與發展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Schonpflug（2001）指出，子女對父母親的角色、期望，會經由學習而內化成為個人本身的主觀意識。國內也有一些相關研究探討父母的家庭價值觀（廖翊合，2006）、父母管教方式（曾志全，2007）、親子關係（葉毓峰，2007）對單親家庭孩子的影響。因此研究者期待能進一步瞭解單親家庭的權力關係以及背後的社會建構要素，從一個整體多元的角度貼近單親家庭子女的心理狀態，以便能給予更為積極有效的幫助與建議。

二、 從親身接觸的經驗中湧起動力

從研究者從事國小代課老師開始接觸國小兒童，直到心理輔導碩士的全職實習課程提供兒童心理治療，並且督導相關團體的經驗中發現，單親家庭獨特的權力關係顯示系統內的某些改變，這些改變很可能直接衝擊到單親親子的互動與父母親職的執行。研究者希望透過這篇結合實務經驗與理論的學術論述，探討並說明單親家庭權力關係的改變，增進各界對單親家庭的瞭解，並做為實務工作者與單親家庭工作時的參考。

三、 近「心」情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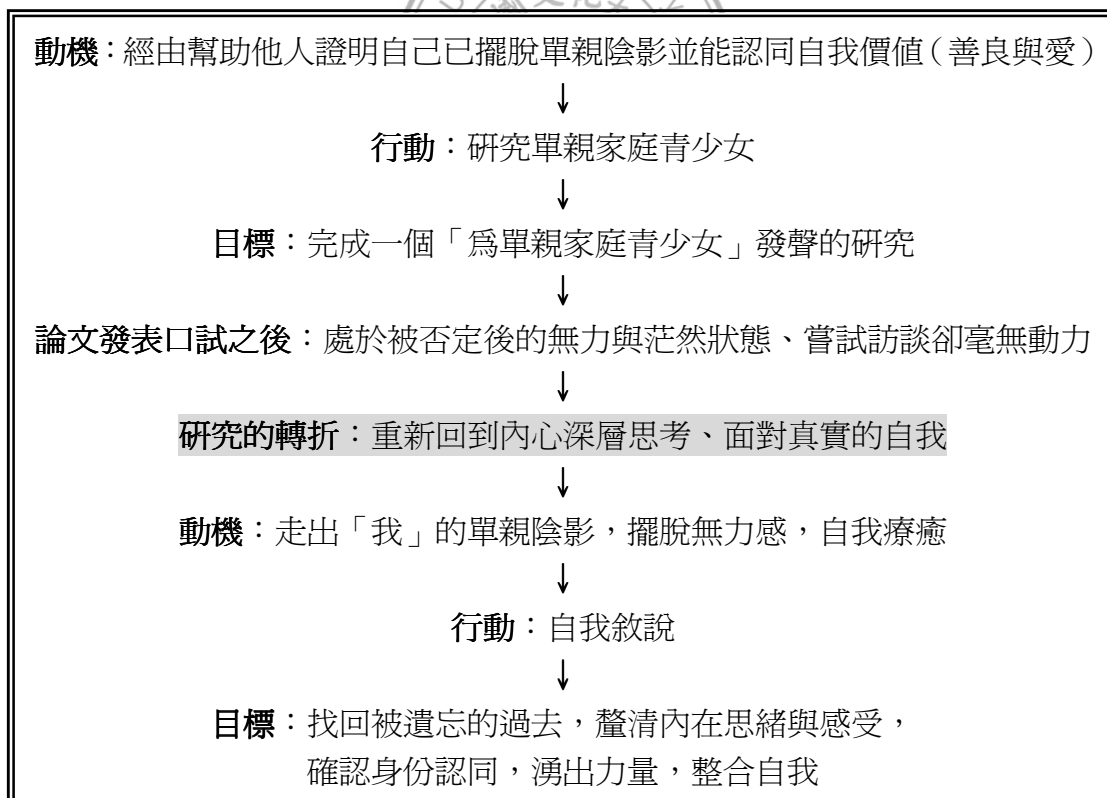
回顧本論文的書寫歷程，會發現自己從一開始投入「單親家庭女兒」這個族群中，就逐漸迷失在「盲目的熱情與過度的善意」之中，因自己身為女性且成長環境是單親家庭，對於單親家庭女兒身份認同的發展與心理狀態有深刻的體會，

而希望能透過本研究，對此族群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因此本研究論文題目原訂「單親家庭女兒的身分認同」，以團體心理諮商與個別諮商的方式蒐集質性資料，且以敘說分析「整體-內容」為資料分析的方法，但在研撰計畫發表時，口試委員指出我的個人議題被勾起，不適合以此方式蒐集資料，建議改為說自己的故事或訪談法來蒐集資料。

四、 找回初心，回歸內在

研究者在論文計畫發表後，沈澱了 4 個多月，認真而仔細的檢視這一段研究的歷程，也認真的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最後決定「真誠面對自己」，於是鼓起勇氣，將這段路程的心思意念，記錄下來，並期待自己能從中找到站起來、往前走下去的力量。在此以下表說明這段歷程的心思變化：

表 1-1 研究轉折歷程



五、 研究者的反思

(一) 口試完畢後開始反思這段艱辛的研究之路

1. **原來問題出在我身上：**忽略自己的議題，眼睛一直注視著別人，想藉由幫助別人來成爲一個擺脫單親家庭女兒心理陰影的成人。
2. **極力抗拒傷口的存在：**口試委員點出問題點時我拼命辯解，極力否認傷口的存在，否認自己心裡存在著那個一直隱藏的傷口。
3. **眼淚爲被否定的自己發出沈默的抗議聲：**眼淚代表難過、委屈，無法理解爲什麼所有人沒有看到我的努力過程還責罵我，爲什麼這麼拼命還是只有看到我的不對，最後居然還當眾羞辱我，說我過去所做的都是不對的，感覺到自己就像是再次被媽媽否定的孩子一樣無助。
4. **感覺被權威者強制終止前進之路：**當下感覺到強烈的害怕，那種被斷掉後路後在也無法繼續往前走的感覺，一直以來只知道埋頭苦幹拼命走進去，可是現在遇到斷崖，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
5. **媽媽內在聲音的重現-失去唯一的自我價值：**選擇了後現代的取向來做，但因爲站在負面的觀點上期待自己走向正面，被認定爲不符合自己的觀點，造成內心的信念似乎快要崩潰了，自我存在的價值受到挑戰，反覆問自己「如果幫助別人是不對的，那我算什麼？那我到底該往哪裡走？我該挑選什麼樣的觀點來爲己所用」，茫然的狀態讓我無所依靠，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毫無意義與價值，而感到相當的恐懼。
6. **無法接受被判定的結果扭曲了初衷：**內心不斷重複出現的聲音「爲何我這麼拼命爲別人，結果還是被罵？我想幫助這群女孩，此路不通換條路走，但結果卻被宣告我的意圖可能會造成傷害，這完全違背我的本意，我是這麼壞的人嗎？難道幫助別人解決這樣的單親青少年的身份所面臨的困境難道是錯誤的？」
7. **唯有真誠面對才能真正堅強：**進一步思考口委對研究的建議「第一，藉由觀察單親青少年回顧我自身，建議二，單純觀察單親青少年，單純藉由訪

談與陪伴他們的經驗。」猶豫思考了5個月後，我選擇走向當時候強力對口委們拒絕的建議一，因為領悟到「我這個人的重要性」，以我這樣的人來陪伴他們的前提是，我能接納自己、處理了過去的結之後，才能真正陪伴這群單親青少年。

(二) 研究單親家庭青少年的十次轉折

1. 進入「探索單親家庭女兒內在情感」的冒險之旅

碩一時，因為爸爸比較熟悉國小且自己也曾在國中小代課的經驗，剛開始想「霸凌」為主題的研究，但是某天在課程作業的要求下撰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後，我發覺雖然「單親」這個議題，對我來說已經算是「不想回顧的往事」，但是在回顧生命的歷史時，單親的身分與經驗讓我心裡充滿怨懟，現在的我急於走向未來，於是當下充滿自信的我，認為自己絕對可以擺脫過去的悲傷，為了要證明這一點，我決定選擇「單親」的議題來進行研究。

2. 深陷在負向生命經驗中迷失方向

找到單親青少年的主題後，我想做「復原力」，因為認為自己一路走來，更足以證明自己已經「復原」，已經找到自己的正向力量來幫助自己，但卻在繼續深入的往自己的生命議題內鑽時，陷入一堆負向的情感經驗中，發現自己陷在「關係的網」中無法脫身，每一條線緊緊的纏繞著我，每一條線彼此之間都各自牽連著，而我就像「蜘蛛網中的小小蟲」，不知該怎麼辦，究竟是要把這個網當成家呢？還是要奮力抵抗？我究竟是小蜘蛛還是小小蟲？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我長什麼樣子」，我不知道我可以怎麼認識自己，他們怎麼認為我。後來偶然閱讀文獻時發現「關係中自我」的術語，我的內心就像是黑夜中的燈光被打開一般被觸動了，於是我想探索自己，想描述我與家人的關係，爸爸媽媽情感不合，離婚的狀態，孩子對於爸媽的關係，我又可以依靠哪邊的關係通通寫出來。

3. 未經深思熟慮便一股腦的投入現象場中打滾，注視焦點從自己本身移轉到其他女孩身上

於是當我發現「關係」為我生命的焦點時，便開始欲以「父女關係」為主軸來接觸某國中的單親青少年，從貼近她們的生命經驗中，找出單親家庭女兒如何在關係脈絡中產生自我認同。因此我開始全心投入，避開深入面對自己那段難堪難受的關係，而只需要去描述他人的經驗，相信只要聚焦在「單親父親與女兒」上，便可以發現生命的感動與喜悅。

在過程中，分為兩個階段：團體一：從 2007 年 4 月 12 號、13 號與她們個別初談開始作接觸，開始進行支持團體從 2007 年 5 月中旬一直持續到 2007 年 10 月 24 號，我總共帶了 19 次團體，共有六個成員，謄了 11 份逐字稿資料；之後進行個別諮商直到 97 年 6 月 3 日為止 A 成員進行 25 次個別諮商、B 成員 8 次、C 成員 2 次、D 成員 1 次。團體二：從 2006 年 10 月一直到 2007 年 1 月初，進行 8 次團體，共六名青少年，隨後逾 2007 年 4 月對其中一名單親青少年進行個別訪談共 3 次。

4. 單親青少年們對我的移情，勾動我的反移情

雖然開始帶領單親女孩的團體，但是團體中成員的需求和狀態相異，團體凝聚很困難，個性迥然，行為模式差異大，衝突與防衛蕩漾在我們之中，有的相當依賴我，有的對我有敵意，有的積極主動性很高，期待我能給予他幫助，有的愛來不來，有的則是團體內的觀察者，這樣的成員，深深牽動著我的感受，我似乎不只是陪伴者的角色，也是他們的媽媽，一個一個必須要用進盡種方法，個個擊破，才能讓他們彼此產生互動，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成為一名母親」，要深入瞭解他們，又要促使他們彼此關係好好相處，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5. 憑著直覺行動卻缺乏理性與規劃，在供與求的困境中逐漸模糊研究焦點

以前的我就不想一直問爸爸關於家裡的事情或是媽媽、姊姊在國外的事情，因為爸爸總是不太願意說，開口詢問了，爸爸就只用沈默作為回應，我不想讓爸爸煩躁，所以我開始閉嘴。其實我也想像家人一樣付出很多，可是我沒有錢、沒

有能力、沒有長大，我認爲我只是一個小女兒，我只能付出我的體貼與善良，可是他們沒有人看到、沒有人在意，沒有人理睬。

現在我長大了，他們眼中還是當我是最不懂事的小女兒，於是我放棄了，我選擇對這群單親家庭青少年付出我的關心與照顧，而他們也會給我回應，我知道我是很在乎他們的。所以當我看見與我有同樣經驗的小女孩因爲孤單和寂寞而掉眼淚，因爲爸爸媽媽的關係而無奈的吞下許多無法理解的疑惑，我非常想幫助他們，不要因爲父母而讓自己受苦，我想對這群單親家庭的女兒付出過去的我從沒得到過的關懷包容與理解接納。

但是對女孩的負向感受與正向感受，一直影響著我。我知道自己能去陪伴他們是我想要的，但是對於我的研究有幫助嗎？當女孩彼此間的關係逐漸演變成我不能控制的住的情況，似乎我自己的議題因此而跑了出來，懷疑、退縮、擔心、生氣等，直到後來剩下三個女孩，其中一個又不是單親爸爸撫養的，而且主軸從「復原力=>關係中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建構」，研究方式從「敘說=>行動研究」，漸漸越帶領團體越失焦，以不知道自己花了這麼多時間和金錢在這是否可以完成研究。

6. 害怕失敗所以決定堅持下去繼續進行研究

我的心裡開始害怕，害怕團體結束？不，我很害怕我失敗了，我害怕我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我害怕我選擇錯誤，那代表著「我無能、我沒有值得被尊重、被重視的價值」，所以不管團體產生什麼樣的現象或結果，我都要堅持下去，我要證明我這段日子以來的努力沒有白費，否則就不知道這段日子的意義存在哪裡了。

7. 即使失去目標與具體的計畫仍堅持繼續盲目的行動

爲了解決卡住的困境，我決定個別接觸他們，努力將焦點轉回他們身上，順利完成論文，於是我把單親家庭青少年的團體結束，決定針對他們個別的狀況來做處理，這樣一來我才得以負荷的住，才能改變目前僵持且無功效的方式來使他們獲益，因爲他們個別堅持與我連結，彼此的關係採防衛、敵視、僵持、煩躁的

狀態，繼續團體讓我好累，只要結束團體，就可以繼續給他們所需要的，因為我在乎他們，他們也在乎我，於是我也變成跟他們一樣都放棄「團體」了。

8. 打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枷鎖

對我而言，研究單親青少年的價值在於，我隱約感覺到透過此研究可以彰顯單親青少年的難處與經驗，並且將其中女孩在面對爸爸時的期待與失落情感細緻的描述出來，在女孩與家人的關係中，察覺到自我如何在依賴與獨立之間擺盪，自我如何在這樣的脈絡中形成與建立起來，將這些隱而未現的細緻情感，透過放大鏡，仔細的被看見，青少年的獨立與依賴需求怎麼樣的努力尋找平衡點，將女生的心理描述出來，這不但是為我發聲，同時也是為了所有的單親女孩發聲。

隱藏在我內心的，是許多的不平，過去我的經驗與情感，是那麼樣的不被重視，單親家庭這個名字是這麼樣的不可以隨便說出口，好像爸爸媽媽的關係沒有同住，爸爸媽媽的情感不是那麼親密和諧就是一種不應該、不完美、奇怪、見不得人、不幸福的事。即使爸爸和媽媽身邊有另外一個他，這也是不應該發生的事。而既然這樣的背景是要被「閉口不說的秘密」，那麼在裡面微小的我，自然更不可能輕易的將自己的委屈與情感顯露出來，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現況，我必須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於這樣的枷鎖，我想掙脫，卻又很困難，所以我轉移目標到其他的單親女孩身上，我嚐過那樣的痛苦，我想幫助他們進一步覺察自己的能量。

9. 從關心「單親青少年」的反移情回觀自己心裡的傷

過去想透過幫助單親青少年，也能證明自己已經跨過「制約的枷鎖」，將我在青少年時期以前的無力與哀傷，在此時此刻藉由我眼前的單親青少年的自我釋放而能使得我也獲得解放。

在過程中，進一步覺察單親的女孩過的很苦，周遭的一切人事物都無法給予這群女孩所需要的單純關愛，因為周遭的父母和手足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狀況中找出路、調適，而且女孩的聲音和角色，往往被無形的價值觀所規定、拘束，聲音出不來，角色被賦予應該遵守的義務和任務，而失去當孩子應該無條件被接納、

被照顧、被疼愛的權利，孩子的本性漸漸流失，漸漸轉變為依賴著父母的情緒而轉動，眼裡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父母，失落與悲傷只能被放掉、被唾棄、被責罵、不應該出現，單親女孩所應該享受的都不能被滿足，而逐漸理解了那個住在自己心裡的小女孩一直在等待著自己的幫助、看見與照顧的狀態。

10. 決定以心理位移書寫方法來面對自己、幫助自己

在研究計畫口試後，經歷過一段停滯、沈潛的日子裡，我的內心充滿痛苦與掙扎，過程中甚至想矇著心只要單純去訪談單親家庭青少年即可，但我深深的反省那段盲目往前衝的自己後，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理年齡雖然已經成長為一名「成年人」，但內心卻仍然存在著一名心理年齡停留在「青少年」的自己，這個「青少年」對自己的身分—單親家庭女兒，存在著認同混淆與迷惘的心理狀態，才會在面對其他單親家庭青少年時，無法發揮諮商員的功能。

因此，在口試後的反思幫助我選擇真誠的面對自己，在閱讀數篇自我敘說的研究以及數次與指導教授的討論後，「我、你、他」心理位移自我書寫的敘說方法開始在我的認知中出現。金樹人（2005）的心理位移日記書寫方法，透過不同心理位格的轉換進行自我敘說。而這種方法就像敘事治療方法中所使用的「問題外化」技術，也是透過心理位置的移動來製造對話空間。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1990）認為問題外化的作法，即從脈絡與細節上釐清問題產生的影響，進一步作歷史的檢視，替問題找到獨特的結果也就能促成新的意義的出現。

因此，當研究者接觸到心理位移書寫法時，因為過去已瞭解並運用過此治療技巧，因此感覺並不陌生，在閱讀過數篇心理位移的研究後，開始對此自我書寫方法寄予期待，因此決定將研究修改為以心理位移的方法（「我」「你」「他」三種心理位格）來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希望透過說自己的故事能獲得自我療癒，並且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找到單親家庭女兒的生命解答，而能在未來幫助跟我有類似或同樣經歷的人們。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目的

1. 以「我」、「你」、「他」心理位移的書寫方法，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進而獲得自我療癒。
2. 透過真實的聲音，瞭解單親家庭女兒的身份認同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二、 研究問題

1. 探索「我」、「你」、「他」心理位移的療癒歷程為何？
2. 以敘說分析的「類別-形式」為分析方法，從敘事結構性探究「單親家庭女兒」的心理現象，與影響身份認同的社會建構要素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單親家庭青少年

青少年所包含的年齡層次，依據理論觀點、社會習俗、法律規範而有不同的定義。發展心理學認為青少年時期是一個由兒童期進入成人期的過渡階段；教育觀點認為青少年階段是國中至高中時期；至於法律界定青少年的年齡，則因各國民情及不同法規而有所不同，就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十二歲以尚未滿十八歲者為少年。

本研究中的單親家庭青少年，是指在父母離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心理發展狀態處於兒童期進入成人期的過渡階段的女性。

二、 心理位移

心理位移一詞最先由金樹人教授所提出，金樹人教授觀察在具體的物理世界有所謂的「物理位移」，即是在物理世界中位置的改變，導致人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產生不同的變化，例如：搬家、旅行，而讓人有新的觀念及視野。人的內心

中也存在著類似不同的現象，透過內在心理位置的轉換，內在的自我之間的擺盪，而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變化。根據敘事治療的觀點，當一個人在敘說自己的經驗時，敘說者（narrator）跳出來成了旁觀者（spectator），與當時行動者（actor）或參與者（participant）之間，拉開了一個距離（Cochran，1997；引自金樹人，2005）。這種心理位置的移動金樹人稱之為「心理位移」。

本研究依據心理位移日記書寫理論，分別以「我」、「你」、「他」三種心理位格為主詞的人稱方式進行書寫文本。在本研究中，「我、你、他」是代表三種不同的自我狀態，以轉換人稱的方式書寫，進行轉換不同自我狀態，在不同的心理位置間移動，因此，「我、你、他」的日記書寫是作為「心理位移」概念的具體實踐方式。

三、 身份認同（identity）

認同一詞指的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個自我認識、自我肯定的過程涉及的不只是自我對一己的主觀了解，也滲雜了他人對此一主體之存在樣態是否有同樣或類似的認識（江宜樺，1997）。由於我們身處於各種體系之中，所以我們同時具有多重身分，因此身份認同包含了個人如何認定歸類自己以及他們是否被他人認定為自己希望歸屬的身份類別。再者，身份認同是透過差異而建構的。只有透過與他者（the other）的對照，才能顯出我們的同一性與歸屬感。

簡言之，身份認同就是關於自己成為（becoming）某種人的自我定位的節點-即「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而此主體位置是由論述與實踐的歷程所建構出來的，包括圍繞在其身邊的多樣論述所呈現出的不同脈絡（這些脈絡包括：種族、性別角色、地理位置、學校環境、家庭角色、道德規範、社經地位、歷史文化....），與接受、抗拒那些論述與脈絡，所出現的複雜、反覆變動的實踐歷程。